



▲ 一九四八年夏,朱枫与女儿、外甥女在上海复兴公园



▲ 抗战流亡中的朱枫仍然有朝气



朱枫革命生涯印记

雪寒忆枫红

何成钢



▲ 朱枫(左)和女儿朱晓光在上海临别前合影

沪上砺锋与婚姻新篇章:隐蔽战线的担当与坚守

1944年,朱枫奉调沦陷区上海,开启隐蔽战线的关键历程。此时的她,已在革命历练中成长为可靠力量,公开身份是金陵东路12号联丰花纱布公司会计主管,深灰旗袍袖口常沾着商号印泥与临摹字帖的墨痕,寻常职场形象下藏着为党工作的赤诚。也是在抗日岁月里,她与朱晓光结为伴侣——两人在革命工作中互增感情,虽未明确记载结婚地点,但从朱枫主要在上海、朱晓光后来因工作赴山东根据地的轨迹看,这段婚姻更多是“聚少离多的革命伴侣”模式,彼此以信仰为纽带相互支撑。

彼时上海局势复杂,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,上午存款下午便缩水三成。1945年,经徐雪寒引荐,朱枫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,以“朱弥明”之名协理中央文库与秘密电台。中央文库“守护者”张唯一,曾在顾顺章叛变后连夜用两辆黄包车转移二十余箱党的档案,彼时正协助潘汉年处理情报工作,急需可靠人手。朱枫的到来,为这条战线注入新力量,同志们亲切地称她“四阿姐”,无关年岁,只因她总把大家的难处揣在心里。

转年春,后马路一带钱庄密布的四川中路445号挂起了鼎元钱庄的招牌,朱枫以“公方代表”身份坐进柜台,算盘声响里藏着地下党经费周转的乾坤。为应对通胀、保障经费保值,她借鉴镇海老家商号“以物易物”的法子,将党组织经费换成煤炭、洋布等硬通货分销,利润分文上交;偶尔行情波动亏空,便悄悄从首饰盒取银圆补上,从不声张。潘汉年情报系统骨干刘人寿后来感慨:“徐雪寒推荐的朱枫真是了不起!她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,自己却干干净净——这样的好同志,到哪里找啊!”

生活中的朱枫,以温柔底色温暖着身边同志。早先鼎元钱庄楼上住着总经理许振东一家,许夫人陈志威后来总记着:“朱先生说话亲切,给孩子递药片会先裹层糖纸;1947年我待产难眠,她搬张凳子陪我织袜,说‘真要生,我陪你去医院,我学过接生能搭上手’。”徐雪寒时任华中银行副行长,从苏北来沪住长乐路336号朱枫家中,他水土不服总咳嗽,朱枫便每天傍晚绕去小菜场挑活鲫鱼,在煤炉上炖成奶白的汤,自己却只就咸菜泡饭,谎称“不爱吃鱼”。这份烟火气里的关怀,让紧张的地下工作多了份人情味。

面对危机,朱枫更显胆识。中统的六妹夫某次串门,随口提到“最近查得紧,听说有带‘鼎’字的钱庄是共产党的”,她心头一紧却面不改色。随后以“感谢恩师”为名设席,请来沙孟海,邀六妹夫与沙孟海四弟沙文威(化名史永,以中央研究院专员身份打入国民党内部)作陪。彼时沙孟海正因学识深厚受邀为蒋介石修订家谱,在国民党上层有声望,席间挥毫写下“鼎元钱庄”四字,彻底打消六妹夫疑虑。后来上海报纸天天登载这一手迹广告,地下据点得以平安无事,一场家宴般的聚会,成了化解危机的关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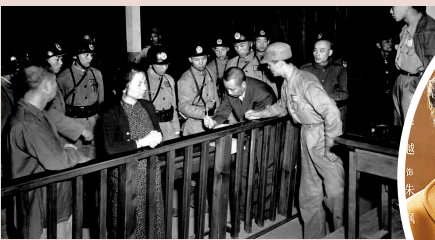
香江抉择与孤岛赴命:华东局统筹下的生死担当

1949年初春,朱枫奉命调往香港,落脚地下党经营的合众贸易公司,负责沪港秘密经济往来与经费筹措。离开上海前,她将长乐路公寓窗台上那盆从镇海老家带来的蜡梅——母亲生前最爱的花,移到战友住处,摸着花枝笑问:“等我回来,还能看到花开吗?”语气里藏着对沪上岁月的眷恋,彼时她与朱晓光已育有两子,而朱晓光因工作需要常驻山东根据地,一家聚少离多,这份牵挂更显厚重。

为何对台情报工作由华东局统筹?从史料脉络看,1945年底华中局随新四军撤至山东后改为华东局,其管辖范围不仅涵盖华东地区,更拓展至上海、台湾、香港等华南关键区域,承担着统筹这些地区商贸、情报的重要职责。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后,中共高层急需获取台湾核心军事情报,华东局经审慎考量将任务交予朱枫:其一,她有上海地下工作的丰富经

验,曾在日本宪兵拷问下坚贞不屈;其二,她与前夫陈绶卿的继女阿菊(非朱枫亲生),彼时随丈夫王朴(时任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)定居台湾,为她提供“探望亲眷”的天然掩护;其三,她此前已通过工作接触万景光(华东局对台秘密工作负责人,曾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会晤),便于衔接核心情报线。

在香港,朱枫一面协助转移民主人士,一面通过书信与朱晓光维系牵挂。9月24日的信里,她还念叨“阿菊夫妇想我去,人口证寄来了,真是幻想”——字里行间满是对“探亲”表象下风险的清醒认知,也藏着与朱晓光团聚的渴望。10月7日,她的信语气骤变:“兄须去菊处小住,须两个月方与妹聚首,请勿为兄操虑,保健为要!”“兄”是她的自称,“妹”代指朱晓光,“小住”二字背后,是对赴台使命的隐晦应许。出发前,她将两个男孩托付给徐雪寒的爱人,把对家人的牵挂深埋心底。1949年11月27日午后,她乘“风信子号”海轮抵达基隆港,阿菊与王朴到码头迎接,无人知晓这位“探亲外婆”身负绝密使命。



▲ 1950年6月10日,朱枫、吴石、陈宝金、聂曦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



▲ 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剧照

孤岛忠魂与丰碑永铸:情报战线上的不朽荣光

抵台后,朱枫严格遵照华东局指令,仅单独联系两条关键线索: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(化名“老郑”)与“密使一号”吴石——吴石是国民党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,也是中共安插在政改核心的秘密情报员,“密使一号”这一代号,既实指吴石本人,更泛指以他与朱枫为代表、深入虎穴的隐蔽战线工作者。

到台次日,朱枫便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与蔡孝乾接头,传达华东局指示;一周后,又在重庆南路与吴石会面,开启情报搜集工作。吴石从书房秘密保险箱中取出小圆铁盒,内装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《金门海防前线兵力配置图》以及台湾海峡海流资料等绝密情报。朱枫以惊人的冷静与高效,接收吴石将军所制的情报微缩胶卷——史料明确记载,这份经朱枫接收的胶卷,三天后便在基隆码头交给华东局特别交通员,经香港火速送往北京,最终呈到毛泽东案头。短短两个月间,她数次传递情报,为大陆掌握台湾防务态势提供关键支撑,正如后来评价所言:“她做情报

工作炉火纯青,让高层绞脑筋的难题,都被她办妥,不露蛛丝马迹。”

胜利曙光初现之际,危机骤然降临。1950年2月,蔡孝乾被捕叛变,供出朱枫身份。吴石冒险为她签发军用运输机特别通行证,助她飞往舟山躲避,却因叛徒进一步供认行踪而被捕。狱中,她咬碎藏在衣领的金饰吞服明志,虽被敌人强行送医救回,却始终坚贞不屈,未泄露任何党的秘密。1950年6月10日下午,台北马场町乌云蔽日,朱枫与吴石等被绑赴刑场,枪响时天降细雨,仿佛为这些英雄落泪。

1951年,朱枫被华东局追认为革命烈士,这份追认,是对她革命功绩的肯定。毛泽东得知他们的事迹后,挥笔写下《五律·赞“密使一号”》“惊涛拍孤岛,碧波映天晓;虎穴藏忠魂,曙光迎来早”的诗句。诗中“孤岛”既指地理上的台湾,也喻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环境;“忠魂”既借代吴石、朱枫等英烈,更凝练了所有隐蔽战线工作者的不朽精神。

多年后,沙孟海将朱枫生前所书小楷《前赤壁赋》捐给浙江省博物馆,那端秀遒劲的笔触里,藏着她在沪上灯下研习的身影,更藏着“完美人格里的深厚文化底蕴”。如今长乐路336号地界老弄堂烟火依旧。徐雪寒曾说“朱枫人如其名”,她恰如深秋红枫,既有炽热信仰,又有温厚底色,用一生诠释了“谥之”的笃信与“弥明”的光明,这份印记,永远留在革命记忆的辉光里。

▲ 一九四九年朱枫离港赴台前所摄照片和题赠爱人朱晓光的诗句

她已深,你验看;
“真”的爱与
“伟大的感情”
以此,
将永远快乐而
健康!
梅给
留念!
一九四九年十月五